

ILLU



本书荣获德意志青少年文学特别奖及国际安徒生文学大奖

小怪物②

XIAOGUAIWU

星期六重逢六六

[德]保罗·马尔 / 著

王燕生 周佳音 / 译



内容提要

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，小怪物离开了啤酒瓶儿先生，啤酒瓶儿先生日夜思念着他的可爱的六六。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六，六六又回到了他的身边。他运用脸上的蓝斑点，给啤酒瓶儿先生发明了一台“许愿机”。于是围绕着这台古怪的机器，匪夷所思的活剧一幕幕地上演了。

保罗·马尔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青少年文学作家之一，1937年12月13日他生于施魏因富特，并在弗兰肯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。

保罗·马尔在施魏因富特上完中学后，便就读于施图加特美术学院，专攻绘画艺术。毕业后曾在弗兰肯大剧院担任布景设计师和戏剧摄影师，并在斯图加特担任过长达十年之久的艺术教师。

保罗·马尔先是给书籍画插图，接着便迷上了写作，以后便成了专业作家。到目前为止，他至少有50部作品问世，其中包括小说、儿童戏剧、儿童歌剧、童话、寓言等等。他的作品已经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。

保罗·马尔的作品曾多次荣获德国和国际大奖，其中包括德国儿童文学院大奖、德意志青少年文学奖、格林兄弟奖、安徒生文学奖等。1996年，他的全部已发表作品获得德国青少年文学特别奖。他曾两次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德国大十字勋章，成为当代德国文坛极少数获得此项殊荣的作家之一。

策 划 / 张秋林

责任编辑 / 肖飞飞

美术编辑 / 魏 林

封面设计 / 梅家强

编辑絮语

在小怪物这个鲜活的文学形象身上，作者寄托了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：不要束缚个性，不要人云亦云，而应该展开想像的翅膀，像春天的枝条，使劲地抽芽，茁壮地成长！同时他也告诫成年人，要善于向被教育者学习。正因为如此，小怪物这个形象在德语国家受到千千万万孩子和家长的喜爱。这套书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，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。

目录



第一章	六六回来了	1
第二章	许愿机又可以转动了	28
第三章	库勒斯先生飞走了	70
第四章	在南太平洋度假	98
第五章	六六胜利了	124
第六章	短路了	139
第七章	啤酒瓶儿先生的愿望	153

第一章 六六回来了

星期天，阳光灿烂。

星期一，啤酒瓶儿先生坐在办公室里，他显得十分不安，这一点甚至连他的上司都发现了。

“您怎么了，啤酒瓶儿先生？”他的上司问，“您十分钟就看一次表。现在每逢星期一你就这样。”

“才三个星期，”啤酒瓶儿先生纠正他的说法，“您要知道，我有约会。”

“三个星期以来您每个星期一都有约会，还是您约的只是这个星期一？我不太明白。”他的上司说。

“这个您也明白不了。”啤酒瓶儿先生说。说完以后他干脆接着写他的东西去了。

终于到了五点钟，啤酒瓶儿先生匆忙穿上外衣，冲出办公室，直接奔回家去。一进家门，还在楼梯间里他就高声大喊：“红菜花太太！红菜花太太！”

女房东红菜花太太从房门里伸出头来。“什么事？”

她问，“另外，您忘了先把鞋蹭干净！”

啤酒瓶儿先生往回退了几步，在垫子上把鞋蹭了蹭。
问道：“月先生来了吗？”

“月先生？他又要来了？”红菜花太太问，“已经三个星期了。每到星期一，这个月先生就来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可就让这位先生付房租了，他几乎快住在这里了。”

“不用担心！如果一切进行正常的话，他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了。”啤酒瓶儿先生安慰她说。

“什么时候进行正常了？”红菜花太太重复他的话问，“您希望他今天是最后一次来吗？”

“当然希望了。”

“您既然不喜欢他，为什么又总是邀请他呢？”

“我怎么不喜欢他？”

“您刚才说的，你希望他这是最后一次来。”红菜花太太说，“尽管如此，您还是喜欢他？现在是让他来呢，还是不来？我不太明白。”

“这个您也明白不了，”啤酒瓶儿先生今天下午已经第二次说这句话了，“但我还是想设法解释一下：我希望这一次能够一切进行正常。不要再像过去三个星期那样，

总是什么都不对头。”

“不对头？”红菜花太太好奇地问，“我可什么也没发现！什么不对头了？”

“全不对头，”他生气地说，“什么都不对头！”

“全不对头？”她问，“那您讲讲看！”

“第一周开始还没问题，”啤酒瓶儿先生开始讲了，“也就是说，星期日太阳出来了。但是星期日晚上就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！”

“一个麻烦？什么麻烦？请您说话痛快一点儿，别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迸！”

“月先生本来特别准时……”

“后来呢？”她催促着。

“后来他星期日晚上就来了。”啤酒瓶儿先生深深叹了一口气，终于把话说完了。

“后来呢？”红菜花太太又好奇地问。

“后来？没了！这已经够糟糕的了！”啤酒瓶儿先生大声说，“星期天月先生就来了。结果整整一个星期都被搅乱了。”

红菜花太太不同意地摇着头。“谁也没法让您满意，”

她指责他说，“月先生来得不太准时，您就激动万分。要是月先生来得太早了，他又把您一个星期都搅乱了！——后来这个星期又出什么事了？他又来得太早了？”

“第二个星期开始得挺好！”啤酒瓶儿先生激动地说，“星期天太阳出来了，月先生星期一准时到。但是星期二——您想想看，星期二本来应该是上班的日子，可这一次是节日，我放假。这事您可怎么说？”

“那我该说什么？这还不好，您不用上班了。”

“您说这好？”啤酒瓶儿先生大声说，并且害怕地摇着头，“不——可怕，太可怕了！”

“平时只要有一天不上班，您都特别高兴。”红菜花太太不解地说。

“但是只有星期五。星期二上班，星期五不上班，要是这样就对头了。”

“我一点儿也不明白。”红菜花太太说。

“我说过了，这个您也明白不了。”啤酒瓶儿先生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请您再给我说说第三周的情况。”红菜花太太建议说，“听完以后也许我就明白了。”

“第三周是最糟糕的一周。”啤酒瓶儿先生说，“星期日又刮风又下雨，打了一下午的雷。”

“是这样，真让人难受，我还想得起来。”红菜花太太证实他说的话没错。

“而且还不仅仅是这些：星期四还出了太阳！”啤酒瓶儿先生抱怨地说。

红菜花太太愣住了。“太阳？为什么？”她问，“您反对出太阳吗？”

“我当然反对啦！”啤酒瓶儿先生气呼呼地说，“星期天打雷已经够糟糕了。星期四本应该是打雷的日子，竟出了太阳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嘛。真是不知羞耻！”

“现在我比刚才更糊涂了，”红菜花太太说，“下雨您就烦躁……”

“不，打雷！”啤酒瓶儿先生纠正她的话。

“看上去您不喜欢出太阳——那您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天气？确实没什么您喜欢的了。”

“我看出来了，您也不理解我。”啤酒瓶儿先生委屈地说。说完转过身去，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，让红菜花太太不知所措地留在了走廊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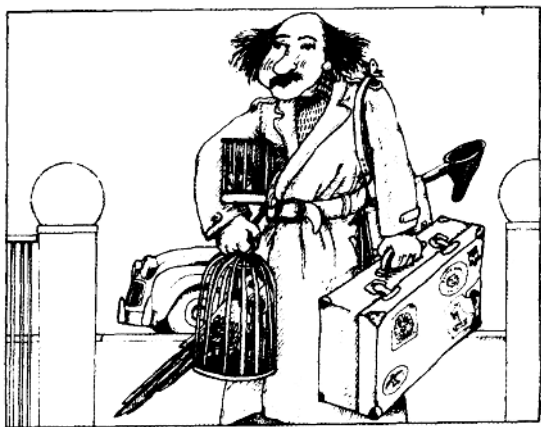
啤酒儿先生还没把房门关严，门口的门铃就拼命地响起来了。

啤酒儿先生冲出房间，飞快地从红菜花太太身边跑过去，快得红菜花太太都没来得及抱怨铃声响了这么半天。

“这是月先生！找我的！”他大声喊着拽开楼门。

外边站的真是月先生。

“哈啰，啤酒儿，老伙计！你马上就要有东西提了，”他大声而又愉快地喊着，说完就把一个大箱子塞到啤酒儿先生的一只手里，把一个鸟笼子塞到另一只手里，“怎么样？看上去不错吧！”



啤酒瓶儿先生惊讶地看着手里的箱子和鸟笼子，最后又看了看月先生。该怎么回答呢？月先生自己就把他的问题回答了。于是他只好说：“哈啰，月，你来了，实在太好了！”

“对，实在太好了，”月先生证实道，“你能不能把我的小仓鼠笼子也拿过去，我好去汽车里取那只荷兰猪和那只小可怜儿。对，就这样，挺好。”他自己又把他的问题回答完毕，同时把小仓鼠的笼子挂在了啤酒瓶儿先生的胳膊上。

“谁是小可怜儿？”啤酒瓶儿先生问。

“一只新的小白耗子，你马上就会认识它的，老伙计，”月先生做了许诺，“你注意，别让库勒斯先生伤害了仓鼠安迪！”

“库勒斯先生？”啤酒瓶儿先生问。

“就是那只鸚鵡！上上星期一你不是见过了吗？不对，不对，上上星期一见的是那只小狗。这只鸚鵡本来应该叫赫尔库勒斯，可是它说自己的名字时听上去总是那么滑稽可笑。说一声‘你好’！”

“你好！”啤酒瓶儿先生顺从地说了一声。

“不是让你说，我指的是库勒斯先生。”月先生说。那只鹦鹉马上就在笼子里说了三遍：“你好，库勒斯先生！”

“你好，库勒斯先生！”啤酒瓶儿先生又说了一遍，同时还把鸟笼子举高了一点儿，好让鹦鹉看见他在朝它点头。结果那个仓鼠笼子从胳膊底下滑了出去。

“当心，笼子掉了。注意，安迪，抓住！”月先生大喊起来，忙上前走了两步，刚好在笼子落地之前抓住了它，马上把它交到了红菜花太太手里。红菜花太太刚从门外探进头来，往右边一瞧，就碰上了这件事。

“喂，喂，”月先生说，“您也来了，太好了。您能不能稍稍提一下这个笼子？没问题，您能做到。因为小可怜儿不能久等。”

说着他已经朝汽车跑去了。

红菜花太太提着笼子，让笼子离开身子远远的。她先是呆呆地望着仓鼠安迪，安迪正在转一个小轮子，然后望着啤酒瓶儿先生。他正提着大箱子和那只鸟笼站在红菜花太太身旁。她刚刚吸了口气，想好好骂一句，这时月先生已经拿着一个大纸箱子，从汽车那边跑来了，然后从她手里拿过笼子，高兴地说：“好了，我们要不要进去？是的，

我们要进去了！走吧！”

还没等红菜花太太说出话来，他已经拿着笼子和纸箱子进了楼梯间。啤酒瓶儿先生唉声叹气地跟在他后边，手里提着那只大箱子和那个鸟笼子。

红菜花太太这时已经从惊讶中缓过劲儿来了。她在后边问他们两个人：“你们想干什么呀？你们怎么能就这样把笼子交给我了，我又不是给你们看仓鼠的！”说完她才发现，这一回她骂得太晚了，只好摇着头回到楼里。

“你的女房东大概不喜欢仓鼠？是的，肯定是不喜欢。”月先生他们俩把房门关好以后，月先生说，“那她肯定能和库勒斯先生友好相处，因为库勒斯先生也不喜欢仓鼠。要不要我把这只鸟介绍给她？对，我想这样更好一些。”

“不对，这样不会更好一些。家里养动物对她来说是最不能忍受的。”

“是的，可它们不住在家里，又能住在哪儿呢？”月先生惊讶地问，“我的动物全都住在我家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们都习惯住家里。”

“你来看我的时候，也许不该总是把你所有的动物全

都带来。”啤酒瓶儿先生小心翼翼地说。

“为什么是所有的动物？”月先生问，“我只不过才随身带来了，安迪、福福、库勒斯先生和小可怜儿。内罗、尼古拉、莫佩尔、奥西、吐克尔和露露都被我放在家里了，下星期一该轮到它们来了。如果你不愿意我们来看你……”

“当然我愿意，当然……”啤酒瓶儿先生赶快保证说，“我甚至求你们来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月先生口气缓和了下来，他喘了口气，便坐到了啤酒瓶儿先生的床上，然后打开纸箱子，拿出一只小白鼠，骄傲地打量着它。

“这个小可怜儿漂亮吧？是的，它确实漂亮，”他说，“只是一路上毛有点乱了。梳子在哪儿？我想，梳子在箱子里。对，肯定在那里。”他打开大箱子。

啤酒瓶儿先生好奇地从肩膀上边看着他，问：“你的箱子里还有什么？已经相当重了！”

“重？没错，它不轻，”月先生讨好地说，“全是动物的饲料，一级动物食品，全是最好的货。”他在箱子里翻来翻去，终于在一大堆口袋和小包包中间找到了一把小梳子，开始给小可怜儿梳毛。“哟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”他说，“下

周我星期二才能来。星期一我得带吐克尔去理发店！”

“星期一不来？”啤酒瓶儿先生吃一惊，“但是你无论如何得星期一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一直想问问你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这么注重星期一？”

“我可以告诉你，”啤酒瓶儿先生迟疑地说，“但是你不能告诉其他人，你一定要在星期一来看我，好让六六星期六回来！”

“六六？六六是什么？”

“六六就是六六。再详细的我没办法给你解释了。”啤酒瓶儿先生说。

“好啊，你是不愿意给我解释，”月先生受了委屈似的说，“我跟六六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关系大了！如果一个星期是这样：星期天出太阳，星期一月先生——也就是你——来，星期二去上班，星期三一个星期过一半，星期四打雷日，星期五放假，星期六，六六就该来了！”

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！”月先生惊讶地说，“我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。我一直非常骄傲地对我的动物们讲：我

的老同学啤酒瓶儿先生就特别喜欢我，他每个星期都请我来。他就这么喜欢我吗？不，他不喜欢，他请我来只是为了让他那个六六再回来。我想告诉你，老伙计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这儿了。再见！”

说完，他就把老鼠装进纸箱里，再盖上盖子，然后站起来，去把他的东西收集在一起。

“我的月，真见鬼，这是一个误会！”啤酒瓶儿先生大声说，“当然我很喜欢你，也愿意请你来。你反正是要来的，为什么不星期一来呢，你明白吗？那样我就可以一拍子打死两只苍蝇了！”

“打死两只无辜的苍蝇？你是个动物虐待狂！”月先生气愤地打断啤酒瓶儿先生的话，“来，库勒斯先生！咱们走，安迪！我们离开这间屋子！是的，我们就这么做。走，趁他用他那拍子还没把你们打死之前就走，别像那可怜的苍蝇！”

他迅速拿起纸箱、仓鼠笼子和鸟笼子，气呼呼地走出了房间。

啤酒瓶儿先生不知所措地看着他，然后赶快拎起那只大箱子，气喘吁吁地跟在月先生后面。那位月先生愤怒